西

東

聞

見

錄

	はガランコーニン目集	西國開見蘇
佚名	張汝濟	郭成
胡宗憲	張經	王直
任 環七期	嘉定倭寇	ト大同
附日本國三興	附夷地志略	陳思盼
		往行
胡宗憲	李承勛	佚 名二則
薛 俊二則	佚 名	佚 名
佚 名	鄧城	佚 名
鄭若曾	楊守陳	王鳴鶴二則
佚 名二期	蕭彦	
		前言
		防倭
		兵部五
	六目錄 # #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六目錄

方河南故地逐失矣自是國門戎索之憂肘腋腹心之患日切孔邇憂 雲之險皆不能守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篩浸淫削折幷朔 定矧又割大寧而棄之其後寖然寖熾即紅羅白雲開平木葉東勝拂 來馬哈木阿魯台本雅失里之徒跳梁蹢躅至爵之三王而後少戢以 尚多有之是雖大將屢出成祖三犂然地廣種煩滋植甚易故永樂以 略矣何者我國家之有天下實逐狄君而宅之狄君逋遁而遺孼支屬 胡松曰今比年海內憂世之士遊談聚議必曰南倭北虜然言倭事者 及廊廟即廊廟不遑暇食文經武略歲積月增乃諸邊鎮既有撫臣又 兵部五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六 防倭 前言 2 Į 线 从 防怪 嶺南 張 营量面奇甫 輯

Andrew Comment

皆並設至于兵備憲使參遊副將之屬不可勝紀法蓋日詳密矣倭之 設總督而總督之設初亦止于,延寧甘固四鎮而止其後宣大遼蓟則 下卷之五十六

者即知其然而憂連懼及托于喑且瞶矣故人老而耄以荒器陳而敝 豪造舟貸直淵藪卵翼橫行洋中翩翩如鴈春來秋去各有主名當事 祖拒絕信國經略之後伏不敢動者頗歷年所永樂中雖嘗蠢動賴劉 負海卽自玄莬樂浪迄于徐聞東莞要無慮萬餘里所在可犯然自聖 江望海窩之捷寧謐蓋百餘歲比歲海防闊疎舶利羨縊濱海三窟之

以圮法久而蠱且蠹蓋其理也重以風俗崩頹紀網爛潰君子小人交

鶩于利以陰召陰小雅廢而裔夷乘矣前此十數禩廟堂蓋憂患之嘗 首雖其遺燼餘烈時或灼然而巨燄大勢溘其遏矣顧當時變出倉卒 浙三吳長淮之禍變慘矣所賴聖主憂民天心悔禍英豪僇力兇渠授 遣重臣巡視竟以羅禍自是益靡所忌因緣忿怒轉爲叛逆乘勝從衡 事承蠱壞徵兵調賦署吏逮官一切從便頗覺煩費多事焉 狡焉思啓蓋自壬子至戊午黃嚴至淮泗沙壖場渚至村落邑鎮而雨

爲常虜利在平原平原易驅倭利在川嚴川嚴易伏虜利在毛飲不藉 莫知所自虜利在秋冬秋冬則馬肥便于掠倭利在春夏春夏則風迅 為我患我所爲列戍而守借箸而籌非倭則虜耳而倭與虜兩者其患 蕭彥曰今天子聖神御極薄海內外罔不賓服而獨北之虜南之倭世 言倭關白匪茹狀守臣以聞天子下羣臣議防倭計無何倭果入朝鮮 在東南西北習虜故利于禦虜東南習倭故利于禦倭蓋虜與倭異情 屋居田作倭利在火食不離米鹽酒肉而虜之患常在西北倭之患常 長驅直搗如虎狼咆咻卒莫可攖倭利在零散橫跳側出如蜂蛇螫人 直徐海輩竊據海上日糾倭入寇無已時至動天下之兵以勦之不支 不揚者垂三十年東南且之後何言西北歲辛卯有閩人自海外來備 便于航虜去來有時即大掠率旬計而返倭出沒不測一突入輒寢處 同其情異虜利在騎倭利在步虜利在弓矢倭利在刀劍虜利在大衆 迫愈左如閩人言余竊有感于往事焉嘉靖中東南數中倭我奸民王 而我所以禦之亦異宜其大較若此矣虜姑無論倭自嘉隆以來海波

Į

201 1

Ĺ

而胡尚書宗憲實任之宗憲曰二酋不擒禍未弭也多方用間誘二酋

一者之土十六

髭丽構尚書者旋誣以蜚語詔逮問賴肅皇帝聖明寬其身又賴今上 墨輕千金如塵其軍與不能無濫費費且不可詰而東南十年之患一 而弄之股掌之中卒之倭藏而二齿戮忠遂息尚書性豪邁不受束绳 旦底定則尚書力也倘可比李之市租陳之反間金乎尚書旣以論罷

聖明寬其家而尚書竟客死于即其家亦幾于壁立余仕武林則武林

故夫國家之難也常難于任人而人臣之難也常難于令終則豈非當 陰誘直而卒以直至夫兩生者其人不可知其干文網不可知要以狎 事者不暇顧其後而議事者不復念其前兩相戾而無當哉 人莫爲尚書嗟者豈惟尚書鄞有蔣陳兩生者應尚書募航海諭日本 風濤出十死一生以爲所欲爲斯亦難矣直戮而兩生坐危法幾論死 □□□日今之談禦寇者必日水戰水戰必日禦外洋使遠海果堪大

有便否蛟龍之鶩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昔議多以爲未便乃鄭若

出舟師逐盜于郊原以毋貽門庭憂詎非計哉然而風潮有順逆椗泊

技在步中國之長技在船海上之船不論人力而論船力不論船力而 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于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倭之長 之所以誘我者反以誘賊而賊反有不可制者乎唐臣陸贊曰中國與 傍無一舟兵旣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衂夫惟鑒賊 等暴互爲聲援往者參將盧鎧不于普陀謀搗巢乎先一日遣謀驗之 飭戰具于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洛伽山 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于浙東以舟山爲重鎮集水陸諸軍爲正兵 鋒其策固未可盡廢也何也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 洋山去崇明非遠昔工書馬坤議欲大集戰艦哨洋山哨普陀以遏賊 壞舟說者以爲非戰地也姑置勿論矣若普陀金塘去舟山非遠殿前 曾則云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似矣然而 夾擊設奇之變亦有所未盡也即以浙論如陳錢極遠孤山無器且水 論風力何也倭之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中合缝不使鐵釘 **深不可下椗馬蹟有龍窟難舉戰砲大衢雖東面有嶴而水極震蕩易** 見締

偷營偵探是又一策也倭之火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 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 畫水底鎖船致敵舟之沉弱黑夜抽幫起椗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 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孋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 鎮不足以資出洋犂賊之用又非造極堅工即令造船之人長爲駕駛 者一望海洋鮮不驚嘔吐不支何以制勝竊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 于咱採二刻船便于衝濤混戰朝鮮龜船布帆監眠惟意風逆潮落亦 又如治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崇明之沙船便于淺水戧風唬骸船便 恐多破冒無資實用悉心整理協謀共濟是則各鎮撫道諸臣之任矣 船之衝犂先年浙直用兵調取多藉其力及今非多造廣福船分給各 材甚廣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大者容三百人小者僅容四五十人其形 可行兼而備之夫非今日水戰之急圖者乎說者謂舟師非慣習風騰 卑隘難于仰攻若遇無風逆風者倒桅盪櫓不能轉戧最畏我廣船福 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鏬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

一名とフェーン

弩又有鉤旗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級為旗周匝錣利鉤每遇對敵 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胄被體惟廣東所造藥 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級于木架造爲防牌鉛 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鰾膠形如 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倭銃發 **樂筒大蜂窩火妖諸器敵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制火銃其藥極細** 亦一策也 橫舉陣前衆兵排列于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點 弩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扼險守险破敵摧堅無有妙于此者南見 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郎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 人百戶吳夢豹自謂曾統兵贛營力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疏請是 長寧等處諸巢遺擊人多競捷技藝熟閑輕儇佻躍百倍倭奴慣用此 以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 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裙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 老之五十六時

畜之何可不早畜也 志耶聞其國有大唐街所居皆華人而郭國安許儀后以醫幸于敵常 心卽今捐金不問安所得陳平而用之夫莫厚于間賞莫親于間使則 擒徐海王直也往往出此秘計顧自蔣洲陳可願之徒多獲罪灰壯士 臣等立秀賴公而爲君則諸賊之內自操戈已甚夫安知不各懷併吞 **衡誘就其弟而幽其子秀吉之爲亦慘矣豈其遽心會稽之耻而况清** 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南 其謀或以攜其黨即不然我亦可以察其情形而毋爲所乘胡宗憲之 所送回閩中逋人試一參迅敵情應不啻燭照吾因之而間之或以伐 代孫亦有回漢朝祖之願將官茅國瓚兄弟新從倭土來兼以邇者倭 以敵情輸我每有不完故國之人心又玄蘇者乃杭州中峯和尚十八 正行長在鮮雅不相能可貳也今其言曰家康公發百萬兵悉誅羣奸 圖乃山城君文禄固在其臣未必盡心服也聞薩摩島主義九故與抗

又曰曩者平秀吉之橫行海上也挾詐力以恐喝諸島而習爲操莽之

瞭卒當有警時須如督撫唐順之議擇健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 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做而行也至若水艦望斗之 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 倭方略謂兵船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 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往者温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 備以圖厥功乎故今海上咱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有信地不待言 微露火光望海窩之寇向非瞭卒先爲傳報廣寧即號智男亦奚由設 守險亦然搶其上風陷之死地乃勝算也顧此中有大機則尤係之乎 兵相為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為首不觸則不應 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全在咱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以 哈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憩聯腙或以潛伺虛實未有不泊外 全在彩臣得人又勤考天時如遇天風大作之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 則無不中矣其計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于適中之陸地 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 卷之五十六

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嶼漁採其或違禁私造雙桅大船者行令 能盡絕番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爲令凡近海處 或販米穀相接濟藉寇兵齎盜糧為害滋大今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 於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于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 夷欲禁通夷莫如核市舶何也番夷載貨前來志在買利容未敢軼起 王輩以涓涓之不塞而流爲滔天且奈何哉故今欲固封守莫如禁通 勘合船通商為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懼有不逞若徐 來也紅夷黑夷碩構釁于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猥以渡 固不乏人在浙直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澳月港諸處番舶固數數往 也其遼陽山東不被禍者無通夷接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僑寓倭境者 事者乎此之謂咱望之宜嚴也往嘉靖季年之倭我內地奸人引而至 乃可併力以當賊故曰咱採三軍之耳目也耳目不眞有不至冥行蹶 墩堆舉旗舉火之法在行之有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 酬其勞有悞軍機必辟勿宥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閩中

未嚴殘野之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烟焰相望號聲相聞所 又曰先是策倭者有云守必以城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 歲爲具呈於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夫旣禁巨艦又有統紀通夷之輩 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幷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 于甲副仍于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為記其 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 自應魚戢即有一二番買仰鼻息以就市於我其爲防禦易爲力矣 時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同罪則人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 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而郡縣急趨而助之又 使球而可犯是自激也宜略做數堡之製使民各自為市市列為堡約 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軍於燉煌先在乘隧列障枝聯不絕賊不敢犯 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邊先在收保而不失不 無所得其勢自困矣 ŧ

搜捕燬其舟罪其人仍于各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

中國之疥癬矣國初洪武間當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 楊公守陳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 卷之五十六:

實山川險易因肆奸譎時拏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 **廬賊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 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綑載而歸 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 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 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刦倉庾焚室 通著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虛

兹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 香防備而兵威振于海表七八年間邊民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

笑樂捕得孕婦不知女男剔視之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舉

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流涕於是朝廷下

備倭之命令重帥恆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之軍分

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遏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向化者矣受 京師則所歷之地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鄭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决歲 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于其 于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其害及民務稼 貢獻爲名旣入我境而遂誅賊則類于殺降不武不義若從納其所貢 不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最我仇敵而干講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 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 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為糜國用敝民生以通貢厚之者一則欲其向化 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物旣譁然不寧矣若復詔至 爲之舍館朘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筋力爲之役使防衛畫號而夕呼 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况我與之通乎然彼以 十徽而九劍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彼縱肆無道強市物貲善謔婦女貂 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 3

彌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問乃復稱貢而我師遂其諸以達

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不侔矣 咸知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 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父有其子夫與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 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巨數千里之民舉不識 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詐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不能遁 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盆嚴守備則草薙而禽儞之俾 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縣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 以海滄月港等澳耆民充捕盜撲之備倭都指揮黎秀獨謂不然上議 十五年禍尚隱而未彰微而未大都御史朱統用海道副使柯喬議欲 鄭若曾日倭寇之患自福建始乃內地奸民勾引之也其時爲嘉靖二 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一舉而衆善備焉 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 謂計散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 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虚而費實不可

**卷之五十六

能無感故志之 嵩嶼漸尾長澳海滄石馬許林白石等澳乃海賊之淵藪也本職欲行 **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温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 早用其言胡以有是今論者但知紀錄戰功而曲突徙薪謾不之及不 少息矣議上秀遂舉行令漳泉者民捕盜怨謗致劾免官後十餘年倭 行擒治船隻應燒燬者燒燬應留用者留用庶頑民知警而通番之風 禁治恐澳中勢要抗拒不服反速其禍乞行府縣巡捕官親詣各澳密 之詳其船皆造于外島而泊于外澳或開架以通番或轉售于賊黨而 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貿易向當緝絕今復啓釁若不預行宪治恐禍患 臣以督海防是以海洋乂安今承平日久軍民趨利心害而各處輕生 于巡按御史金豪日日本倭夷先年內犯朝廷屢下備倭之詔及委重 患大熾沿海數千里生靈靡不荼毒人始服黎遠見而惜其寃抑向使 日深卒難禁制也旣而復上議曰近署安邊館事稔知違禁通番大船 □□□日雨浙形勝大半負海島夷之來最爲切近日本舊時貢道在

卷之五十六

官屯守分船巡哨自舟山以北如大衢馬蹟洋山爲倭所必經之地而 渡故國初於海島便近去處俱設衛所堡寨以控禦之至爲精密承平 海中山沙自馬蹟而北至于崇明或斷或續互相連絡船不能東西飛 浦皆倭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守門戶則堂奧自安矣論海洋之 陳錢尤爲分熊要衝設正副二總兵分駐金山臨山互守陳錢參將分 涎兩浙設禦其容以軒輊耶 外固為當敵要衝浙西雖涉裏海而豪華財帛之所聚也尤為賊所垂 义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守藩籬則門戶自固矣夫浙東地形突出海 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倭寇 鄧城曰倭自彼島入寇必乘風汎之便如遇正東風必由下八山陳錢 馬蹟等澳以犯浙江遇東南風必由茶山入大江犯直隸所以然者以 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韮山定海 日久奏衛徒置倭患慶與今督撫修復舊制几海中諸山沿海險監建

定海大波湖頭渡紹與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與之乍浦澉

鮮接壤遠左勢壯外藩頃自平首越志橫肆蹂躪幸而天褫厥魄國且 浙閩粵財賦要區皆近與倭鄰近僅隔一水風帆時至為變叵測又朝 靖癬疥耳撲滅之亦易爲力也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奠鼎金陵 帶河其去海徼遠獨重西北邊謹備胡而防海較猶稍緩即或鯨波弗 內變撤兵東歸獲延李氏如錢之祚匪我兵力果能制其死命也乃今 山東橫亘海上爲門戶沿海而南則江淮南北根本重地又其南則兩 至永樂問乃遷北平北平北枕居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鴨綠爲左臂 臂使指潛機伏形或迎其來或邀其歸萬無不中矣 賊又安能越過各島流毒內地哉當職者誠能守如赴戰咱如賊臨運 寇之四散逸入者何察既嚴警報尤捷居常各督所轄有急互相策應 中峙仍設參遊二員一駐定海一駐竹箔嚴督各總南北會喻以防倭 屯馬蹟等山以防倭寇之從下八山來者又于狼山蓼角嘴設遊兵把 總以防倭寇之從茶山來者又于昌國以北崇明以南沙島迂迴半山 □□□□日自帝王代興以來率多卜都關陝宅中维汴左隴右冀襟洛 ¥ Į

能之丘十六

然矣而不盡然夫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衆戶不過一十七萬餘課 弗敵也乘汛走舸疾于風雨搗虚擊解幻若鬼域沿海萬五千里間若 盡變衝陣必因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每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 近人方發紀鎗不露竿突忽而擲則中國之技弗敵也足智多謀設奇 矣今之駭視倭者又曰日本爲國甲丁東夷依山負海雄據五畿七道 外島若內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備則中國之舟師弗敵也是則 **遼陣後令我軍驚潰或以斂跡爲進取或以張揚爲逃遁則中國之將** 中國之卒弗敵也長刀橫舞一躍十步鳥銃精熟百發百中弓長矢巨 彼即不能終有樂浪玄菟之墟亦既捆載以餐所欲而玩中國于股掌 縣再尋干戈而所損中國士馬以數萬計所費中國帑藏以數百萬計 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即簡銳而來 三島兼有附庸之郡百餘守不設險自衛以兵民俗輕生習于戰關則 國而我且仗義聲討徂遏狂鋒然而始議援已乃議封已又大發兵議 偃甲未幾而沿海諸烽火又以變告矣夫倭自辛卯狡焉與戎蠶食屬

ラニニー ブ

僧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旁海諸郡五年寇海鹽澉浦温 海若之所驚漂風霧之所摧撼卒未得蘇而我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 主而我爲客若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患如許時乃始窺犯內境 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以于顧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 壁固守在在隄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餒急擊勿失固可困 擊以發煩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先靡矣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 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長于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犂而 復寇我登萊七年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于琉球大洋斬俘甚 東寇崇明又寇惠朝乃命行人楊載齊重書論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 而缚也此其不足畏者四明與初亦未嘗有海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 海外裹糧而來多則足支兩月而止計惟因粮于我乃克宿飽我誠堅 **派且隨濤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鷹船衝其鋒海滄鱎朣鬭其力** 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此其不足畏者一我之救鮮也萬里奔疲倭爲 聞止薩摩州之徒擴悍健鬪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耳于 卷之五十六

兵輕伐亦為不祥也 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與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 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一意防倭絕其貢不與通載在祖訓有云 出禱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部尚書張經在江南有功爲所構陷都 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竟以誣詆憤悶死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 逮浙江撫臣朱統已又逮應天撫臣彭黯屠大山統故方勁任勞怨當 蒙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酷挺而走險為倭導餌而亂逐遊熾上屢震怒 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年我乃敖魏國公徐 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 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與築福 五年皆來貢後乃以倭使如瑤坐通胡惟庸事敗發雲南守禦始令信 衆十二十三年來貢俱以無表文分置其使于川陜三邊番寺十四十 [_____] 日嘉靖之季倭爲崇且垂二十年始以我豪貴負番買直挑之

德嚴明三尺無假故終有濟耳 近便故多棄船戀家船隻不修器械不整聞知巡海三司官來點開隨 錄彼先沿海各衞所原設戰船各有水寨併官軍常川在船咱備私 港议得知水道今雖回還夷心莫測明年風汛時月恐倭賊或至犯邊 月煩計惟分謗避譴孰肯盈庭執咎其幸而定惟是檄重于廟社而主 無異故寵賂章而蒙蔽遊多任用非而賞罰失實甚且監軍督察日遺 兵若鲌也又非盡無熊虎堪任將帥之材也然而迄多歲膚功未奏此 帥俞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始靖當事棘時天下非乏 然煩鮍而中國盜大起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困海患久咸憤習兵諸大 而在讒蓋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仇斂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公私枵 回營者少正統二年革散水寨將船掣回各衛所港議守備官軍回城 悖恐中間有夾帶先年攻刦爵溪等處倭賊且在寧波住久竊窺邊海 卽赴船聽點其遠去者僱人應名點視巡海官去仍復前弊是以船隻]□日去歲日本國王差使來朝人伴動計千數來到浙江肆爲狂 Ą Į

卷之五十六

薛公俊日日本园者古倭奴园也天御中主都筑紫日向宫主邪摩維 間倭奴作亂互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者年長不嫁以 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疆原宫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 勅該部量與增秩與同參政曹凱職專巡海備倭庶邊備得人軍備整 浙江都布按三司各行巡海官整備外及照按察司巡海官僉事黃譽 失措臣同欽差鎮守浙江都知監右監丞阮隨計議得邊防急務案行 國尹都投馬種類百有餘國奄為所屬號大倭王傳二十三世彥微尊 領軍勦賊 妖惑衆乃共立爲王法甚嚴峻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 勇過人善撫士卒者每處四五人各營原船臨期調換今選當先船上 肅綠係處置備倭事宜開載謹題請与體訪備倭指揮千百戶中有志 巡海一年將滿該替本官公勤廉謹提督有方軍民悅服如蒙准題乞 設若不設法預爲整備船隻揀選官軍修造兵器訓練武藝遇警不無 內有朽爛遭風等項數多今浙江水旱民飢難便補造其水寨猝難復

很貪往往窺何得問則肆為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苦其來而防 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大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 殺復立卑彌呼宗女一與國遂定時稱女王國逮唐咸亨初賀平高麗 船一十八隻寇定海衛穿山所百戶馬飛興被殺十年正月初一日船 被殺二十七年二月六日船九隻寇小尖亭金鄉衛官軍敵退獲人船 清等縣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船一十八隻寇金鄉衛官軍二十八人 郡儀及天寧寺國朝洪武五年五月五日船二百隻寇温州府永嘉樂 屢寇邊陲然不過肆其鼠竊歐逐之而已迄元至大二年寇慶元路煅 又曰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魏隋唐宋以來雖屢朝貢厚叨賞資又 之密也 秦王围屬倭奴故中围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也又其性多狙詐 招習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也先秦時遣 一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船六隻寇浦岐所永樂二年四月十八日 一十一隻寇楚門盤石衞出海官軍獲船一併首級解官十五年正月 卷之五十六

若也故南當扼之于海北當殄之于陸扼之海則沿海島嶼宜廣設衛 年五月初一日謙道宗設等仇殺瑞佐夷件劫東庫燬嘉賓堂初六日 年六月初四日夜迷失二倭使頭普福在樂清沙嵩藤嶺獲解嘉靖二 吾有所不可攻然則受備邊之計而爲民之司命者豈可忽而不加之 吾制禦之何如耳故兵法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 道于周而猶不免淮夷之並與倭夷種也是以或服或叛詭譎莫測顧 十四隻寇海門衛又寇金鄉衛壯士所及平陽岐山地方正統四年五 出海百戶劉思死初九日殘夷七十步從育王嶺逃至小山浦敵殺穿 逃至西鶴山洋敵殺總督劉錦初七日鄉去寧波衛指揮袁雖定海衛 月初八日寇定海衛大嵩所殺死官軍五月二十日寇爵溪所敵退八 山百戶胡源大抵夷情反覆不常來王于虞而猶不免蠻夷之猾夏通

初一日船二隻寇沙園所温州守備千戶沈鍾被殺正月十五日船八

者萬計太祖命南雄侯招海上蛋戶島人等爲水軍勿使爲東南沿邊 所而今反禁人耕種說者徒藉口國初厲禁不知國初馬民內向之意 逆瑾夤緣特旨幸免天刑今次復因此人激成宗設之變訪開宗設倭 誅正德年間勾引外夷俱來入貢事已敗露將置重典乃以金實厚賂 李承勛日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潛從外夷正本朝叛賊法所必 身貨物容其到衛但收其船爲哨船用其徒爲哨軍舉行出海操練舊 又曰按國初東海洵邪韓等國兼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爲生 堡戍守倭至即以材官羽林蹂踐之蔑不勝矣 未堅往往絓倭以掠中國故場和徙之今二百餘年漸沐厚德驅之循 規軍伍充實地方獲寧涓涓之霤可以穿石當事者甚無忽之 軍自今倭患雖息而海洋不逞之徒猶時咱聚當嚴捕窩主以絕其交 患也自後正統年間海寇陳寬聚衆為亂物提督海東道王勝招撫爲 不肯向倭可同論乎蓋北方利用陸宜廣開水田變斥鹵爲良畝而築 通而捕之太急又恐其生走胡走粤之念宜復高皇招徠水軍舊例隨

《 卷之五十六

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 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 市太監置酒命座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加懷債構此 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再照海外諸國名載諸皇明祖訓者凡拾有五而 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殆尤甚乃者宗設作亂 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 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力痛絕之當 禍端實為我首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 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 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 加防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 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

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舶

扇小物褻瀆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觀于今日之事則皇祖貽 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惓惓然以倭夷變詐兇虐時以刀 作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卻 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即已逐日關給口粮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 落寧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 會議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詔旨切責 謀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關係重大尚須 來歷亦恐或係潛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可發 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解赴浙 國稿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賊 日本與焉其下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及嘗觀本 江以憑查勘若非是乞勅兵部亟行福建鎮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 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 一併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搶人口王漾等入名雖審有鄉貢 卷之五十六

壽未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阪掩我不備况有侵狂剽掠之虜尤乞通勅 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于瞭報俱各作急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 鞫蓋夷情譎非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眞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致使別 罪人斯得國威以伸而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臨照八表 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搠官兵修理戰監習風候時出海洋療捕務俾 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 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歸長門 二月而皆極于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 遠而去圍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 率自温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汛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 胡公宗憲著海圖說日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 震響萬方矣 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況此赋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 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

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 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 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竺前竺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 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日 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恆在淸明之後前乎此風 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犯太倉或過南沙 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 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 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放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 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鳥沙門 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舉壁下陳錢分腙或由洋山之 分餘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 在倭而其帆牆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 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 A 7.C.1 - 1 ĩ

雲又各專一軍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 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于諸島而山口豐後出

往行

雲俱以貪滅亡倭蓋常尊定主矣

本率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等倭寇我乍浦柘林用陳東葉明 無歲不苦兵矣則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者起而寇浙直蕭顒者起 往年好人陳思盼等大引倭衆分寇浙福破我昌國而貪心益熾東南 而寇閩廣旋于三十二三年間次第就數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日

十八年澤珍為我參將黎鵬所破山老遁去西池尋亦爾海死是歲王 與福嚴山老者為患于月港許西池者為患于廣東皆通番臣寇也二 倭掠我乍浦新塲亡何我兵生擒之明死又有洪澤珍者為患于漳泉 乍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矣復率筑前和泉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 前豐後和泉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青村上海亡何東破滅于 爲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莊而陳東則又得志矣復通日本率肥前筑

盜十四時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時從賊首曾一本寇碣石等衛以 乎懷抱之建臺也我雖被整彼亦尋斃時獨無狡焉雄圖者爲之謀主 致敗將周雲翔等叛與合已乃勦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爲患也大抵 直以總督胡宗憲誘致乃得旨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雪峯張 邊吏弗戒闌入內地偶一得利轉引滋蔓其後我兵稍集聚而嚴旃同 倭譎而貪最善窺敵伏而何釁乘便乃撄順逆何常惟我是視耳往以 之倭竊惟平秀吉以海嶼孤踪起而篡三千年一姓之國身旣鬼錄而 建合屯大浦攻和平大金謝老巢南澳入安溪掠漳泉旋亦殄滅此大 氣不摧吉雖亡而其諸爪牙點首固無恙卽如遇者清正遺金軍門一 藐孤晏如猶能壓羣雄而使不敢動襲人國而走其主臨之以天兵而 故易與耳乃今則何如哉今之倭非王直徐海之倭而家康清正義弘 計也夫倭奴之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日薩摩洲五島對馬島舍是 書悖為轉甚彼非誠愛中國而歸我逋人又非誠慕中國而誘我通好 毋亦陽示誇喝陰窺虛實且以爲他日之兵端故耳則備之不可不早

Ğ

見 我之五十六

于柘林設把總哨至猪頭礁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 要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全粵之上游則 度又有參遊備總等官司哨守而諸所防禦事宜亦略可得而紀焉以 七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粉泉臣備兵事有總鎮大將軍職調 也處今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 由薩摩洲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舶則獨由博多開洋因舟造于博多故 島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也必 黃慶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海防參將之設西路遇番號之突入 之大洋則于虎頭門設把總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哈至 頭會而惠潮則有參將之設南澳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 無他便矣倭自肥前西駿日平戶平戶之西卽五島北爲多藝爲對馬 港與個州會而個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塞 則于陽電設參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門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 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參將之設所以防備倭寇者如此

濃飛驔信濃上野下野陸嶴出羽入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山陽道有 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東山道有通江美 七道其海曲之地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積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 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者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 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 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 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 餘里西循一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至遼 夷地志略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西南皆阻東海東北隅 裴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 東遠由閩浙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衞繼其艘傳驛至京師 膈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千 日本國畿內所部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四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 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

いろうこりし

昔祖彌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衆夷

天子重與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 皇二十年遣使詣闕求法華經大業三年遣朝貢使者日開海西菩薩 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篑今欲練兵伸父兄之志騙自假開府儀同 道經百濟裝飾船舫有句麗無道同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 六十六國陵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 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論與王爭禮不平詔 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至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 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明年遣文林郎裴世清使 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 道照求佛法獻琥珀瑪瑙時新羅為高麗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接 不宣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水像四年其王孝德即位遣律師 倭國其王遣小德何大禮奇多毘從二百騎郊勢設儀仗鼓樂迎至彼 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陳平至隋開 顯慶三年豐財遣僧志智通輩求大乘法相教越明年天智遣使者偕 1K1 + 21 - 1

能禮五台山學佛法元和元年相武遣騰元葛野空海大師及延歷寺 然其徒五人獻銅器十餘事并日本職員年代紀一卷上召見存掛甚 誤禱之日使我衆無緣見佛尚從所向建立精藍有頃舟行泊潮音洞 五台大中三年僧慧諤自五台山得觀音瑞相欲返故國舟抵新螺礁 僧澄詣天台山傳智者上觀義歷二十年還開成會目中仁明遣僧禮 新羅梗海道始由明越州入建中元年白壁遣二僧靈仙行賀眞人興 這栗田輩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 教至梁龍德周廣順中仁和封上俱遣僧貢宋雅熙元年守平遣僧商 下乃于雙峯山卓庵奉之呼爲不肯去觀音院光啓元年光孝遣僧傳 左請關久乃還天寶中孝明復遣朝衡單貢求內外經教及傳戒是時 巾爲贄悉賞物貨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 蝦蟆入朝咸興年持總遣使賀平高麗長安元年聖武遣朝臣眞人粟 田貢方物求書籍武后宴之鮮德殿授司膳鄉還之開元四年聖武復

発さ、ヨーラ

厚賜紫衣給鄭氏註孝經

一卷記室參將軍任希古越王孝經新義

其遠人而有戒心處之開讀寺併賜僧件紫方袍元豐元年明州又言 直村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五年附明州網首貢方物淳熙三年其國人 取賜裝錢遣歸景德八年僧寂照等八人來朝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 本七年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詩獻其詞雕刻膚淺無 華亭紹熙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船悉與給還仍給常平 千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人且貢物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簽其物 臣支給津遣往明州養贍候有船便發回十七年七十三人飄至秀州 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口食詔給之又有百人行乞于市至臨安詔守 得其國大宰府課因使人孫忠等還遣僧仲回貢色段二百疋水銀五 國清寺顧留州以開詔使赴闕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等物神宗以 之是後不通朝真南賈傳其貨物至中國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止 袍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還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卻 表謝又別啓貢佛經及方物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 1 į

卷印本大藏經

一部越明年附台州寧海縣商船歸後數年遣弟子奉

津發宋自中葉歷久無頁元世祖遣使詔谕之不從乃命范文虎率兵 賬恤慶元六年至平江嘉定二年至定海詔並支給錢米養膽候風便 ▼ 卷之五十六

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貢亦卻之十四年國王遣僧貢方物不 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逮國朝洪武 四年國王良懷遣使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卻之其臣亦遣僧

急六年四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內藝與強請勘合遣使省佐頁嘉靖 歸是以其貢而來也于利而不于義往往各道爭先受遣之爲幸正德 封自是或二三年或五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京師燕賞優渥捆載而 五年復來詔定爲貢期約十年一貢太宗嗣登大寶國王嗣立皆受册 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素卿貢正 恪卻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著爲訓示後絕不與通至三十

謙道等持允執銳仇殺宋素卿件從追至紹與所過地方莫不搔動藉 設謙導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毀宗設 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源義植嗣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夫內藝與遣使宗

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斂跡不敢大為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 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其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爲都 校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于是遺信國公湯和等沿海 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祖初遣使臣趙秩諭 者不過中國一村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師 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 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論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資之 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大牙 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梠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 以表裏挾攻即不為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于 使不蚤爲之計則寧波幾爲所屠矣吁四夷咸賓固帝王之盛節然貪 父母斯民者亦何忍樂受其名而不惻然于中耶 狡若倭挾虛以窺厚利而使吾民之膏竭于供俸吾民之命懸于鋒鏑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于閩浙為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 **電見 歩** 卷之五十六

設誅之而又嚴根株逋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任宦貴 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或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 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 臣相詬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納及置二司用事者于理統悉自殺乃能 撫臣朱統素潔廉然銳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籔 中漸彰開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所以軍法從事而所用 資置去莫與酬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舶不爲商者又行剽掠海 其利厚私市達禁器物咸託宦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點者又多取其 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舶主往 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過遇之皆死後以詔旨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 設衆盛給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職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 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羣臣右京兆大夫高貴使宋素卿貢亡何左

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恆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資與互市爲利耳

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行又以雲中 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城自負故用為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 新進之士又慄猾果往速退田州瓦民及山東搶手兵連戰敗去經望 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 以便宜行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日夕盡矣然經素 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舊嘗爲 比蝟起而舶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峯彭老生不下十 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恆勝也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比 急改節鉞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戆不甚別生死每戰 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愚怯弱賊至則咸懷散不支捆載而去 委良將申約束屢誤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干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 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 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彈屈行于是盆召募驍勇 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嚴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王忬爲之時 Ħ +

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由上疏行有所負挾頤指凌 ■ 卷之五十六

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以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 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蘭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 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 御史胡宗憲代天龍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

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文華既以攘其功則奏起巡按

已聚兵大破賊于嘉與斬首二千級弱水死者稱是兵科言宜留經以

閩避賊仇故嚄唱縱賊耳而會兵科亦有言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

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

問直亦自奮言以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 徽人乃以金帛厚路誘之云若降吾亦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布 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祕未可知也宗憲亦 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舶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 之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直故徽人

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光不可赦棄市宗憲 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體膏竭矣 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 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 廢禁嚴則奸民失利而倖亂往往導賊入或且攘臂羣起以張賊勢最 記授吏士言甚悉初閩人多入海與諸夷市而漳泉為甚縱弗禁則法 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吾固而與倭逐是馳騰擊電鮮克濟矣乃趨駕 事者君應日倭所處聯絡海島譬如駿風掣電猝絕之難恃備在我耳 作亂所在皆震而閩爲禍首時論推君才擢福建巡海副使客有問海 - 一大同字□□秀水人□□□□進士歷官福建副使時會海寇挾倭 犯吳越巢聞守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 **読難治而海禁兼莞利權下者既多自敗其名潔廉者又率避弗肯爲** 至海上簡卒武謹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城又輯備倭圖 以故海防日益廢弛獨君毅然任之旣修飭內治諸所興革一切與民 鉄 をと五十六 二十二

間攻掠城邑數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而不能制獨閩得君晏然 為宜民咸安其政賊亦知有備終君任三年弗犯閩而屢寇甌會吳越

覺罪死遂勾引諸島夷及海中大盜所在蠹起時中國息戰已久出無 告于是人心洶洶轉相誣訐而諸奸人在海外者恐不得歸歸又恐事 嘉靖二十八年有夷人行封至漳州官軍邀于走馬傒擒九十六人巡 眞賊也因下令捕賊又令幷海居民素與番人通者得自首不則許相 視都御史以便宜斬之然所獲實滿剌伽商人及閩中累年接濟者非 君卒後二年乃始告警云

去于是轉相告語唯恐不得來也而中國大猾爲之謀主數年之間東 行伍止無營壘望賊皆走而倭奴避逅風飄入內地者莫不得所欲而 沙人不滿百皆飢困登岸竊食在吳淞所者殺百戶馮舉宗先我兵獲 嘉靖三十一年秋海上始有倭船一在吳淞所一在七鴉口一在崇明 南諸郡騷然嘉定尤甚

二人乃中國亡入倭者賊入據楊氏宅洞其牆屋四望徐俟而船南走

兵易走乃有輕中國之意也 于天性戰必爲士卒先屢至危殆而意不少挫所被衣甲以至裲襠行 知任環合兵捕之命吳淞百戶張治以五十人爲前鋒治頗有斬獲已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復有倭船入金山衛備倭指揮王世科本府同 女四五人多倭也在崇明者有巡檢給之日棄爾兵刃當與爾船賊逐 掠婁塘幾爲韓氏所敗明日以二百人至韓氏不支而走遂大掠所獲 夏四月知縣萬思謙至海上給軍餉見海中賊船數十艘冉冉而來知 庸人從山西來入子舍見囊橐無餘物喜曰可稱任氏子矣一日遂歸 滕皆書名氏蓋恐戰死以識其屍也愛養士卒人人得其獸心父亦非 必深入亟馳歸爲城守計明旦賊已趨黃姚入劉家河登岸殺人矣將 而中鎗死衆遂潰環身被三矢明日賊綠海岸遯去環山西人忠義出 入朝鮮朝鮮人襲之死戰得脫乘便風七日至此本非爲寇也旣知我 投刃海中獲二十餘人自言船主襲十八與倭夷往來與販逢惡風飄 **卷之五十六** 防倭

我兵追之贼匿蘆葦中以免在七鴉者爲居民楊氏所執凡十餘人婦

兵平秦璠王艮者也旣將家子意頗輕賊天未明發兵登岸顯先置伏 畢一矢中其耳乃投弓去遂焚掠劉家行南入上海殺一縣丞及太倉 鐵丸彈中其面一人弩中左手拔矢笑示城上人曰此可傷人乎言未 城中巍팷六人奮而過濠大倫射之貫一人項一人中目扶去一人爲 思謙叩首籲天風反而西有應天府檢校張大倫固原人以善射適至 軍民嬰城自守而已復轉掠吳凇城不可守遂入之西掠月浦及羅店 積栗欲困之終不可得副總兵湯克寬新受命討城克寬父慶前爲總 是歲賊首蕭顯等率五百人據南沙官軍焚其舟以絕歸路而南沙多 事之罪都御史彭黠言嘉定太倉上海被倭患特甚請破例優恤報可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乙巳倭由上海七灶洪登岸流却及于嘉定至 衛指揮武尚文至吳淞殺百戶卜相陶成臣從容置酒登舟而去 五月三日進海城下乘東風縱火燒盧舍烟燄漲天城上人不能張目 財帛不可勝計又北攻太倉三日之間燒其東南西門及其倉中積粟 二十九日始去詔巡按御史孫愼勘報倭殺擄嘉定吳淞文武諸臣失

宁見經絡者取以爲戲婦女猶爭不肯予至南翔市人乘屋而以瓦石 三船主日本人不知何名也顯見叩頭陳元祥之功殺牛羊以祭海因 金寶山積賊取之不能盡大快意而去元祥因乞歸顧必欲攜之見船 擊賊賊頗有傷者顯命眞倭數人登屋斬衆遂潰去時商賈輳于南翔 帛數元祥言府庫之藏已遷入蘇州不若南翔之富也遂導之以南道 戰爲王直所憚江南之事顯實首之獲華亭涇人楊元祥問以城中金 蘇州同知任環以民兵守之賊不得走蕭顯者廣東人書生也多謀善 討賊鏜以克寬不可恃獨將其兵進賊犯我兵鏜堅壁不動賊意易之 謙方築城成賊不能攻遂掠南翔廣福屯海上賊兵戰不利太倉入巡 厚遺之將遣三十倭人送至其家元祥解乃給以令箭而歸 居二日出掠如故鏜以舟载荻與贼相近潛要贼歸路薄暮贼歸我兵 視浙江都御史王忬遣將盧鏜浮海至賊駭而去環陞兵備僉事與鏜 三十三年元旦任環歸府我兵不爲備賊得舟渡復至城下知縣萬思 卷之五十六

于旁兵半至伏起我軍前後不相應遂大敗死者千餘人克寬收兵還

千折其足年八十餘老死邑中八月倭自嘉定還屯采淘港時調青徐 皆死戰賊潰奔匿舟中我兵甲夾岸攻之矢砲交下賊悉就擒無一 萬計州縣各被圍不能相救是月賊至城下幾陷者數矣一夕賊已登 卻召把總田口將斬之對日兵船本出耆民素不相統無以責其用命 會兩賊乘間潰圍去錚還松江曳不用命者斬之三月望賊首劉三以 攻時四日間射殺二十七賊傷者三十餘後失董僉士邦政意拷掠數 毘陵唐太史所從受鎗法者也適至縣士大夫留以爲城守計貶方急 **牌取燈有童子覺之大呼守者起擊城城乃退復有賊五百餘歸未至** 即召耆民施大鲸斬之衆皆股栗復戰邳州兵退者又斬以狗由是士 島駿風漂至海上六月朔由縣西門趨蘇州又南掠吳江抵松江重翼文 免者贼之始至不滿百人再至不滿千人是歲夏四月連結諸島衆以 二百餘人入吳淞江登岸圾掠適克寬兵自松江至臨戰我兵且進且 餘衆南走鏜恐軍士戀金帛不急追賊盡焚諸舟及賊于青村就圍之

迎戰已而火起賊望見謂焚其舟奔救之伏兵四起賊大敗斬獲過半

誘致之嘗遇賊于新經夾練祁而射飛矢蔽空賊先引去由是長鎗手 賊乃殺民以充賊耶一日長鎗手又斬首以獻旦言非賊乃婦人耳大 什伍伍掉臂而去兩參將不知也艱舟在采淘港皆家絮被寂若無人 立問何以識之旦言人頭男必俯女必仰驗之良是亦竟不問于是長 兵氣欲揚奈何阻之大立怫然而起日是何言歟國家命公等爲民誅 爲所殺縣令楊日哭而訴之參政翁大立大立以告贊畫綸繆解之曰 開六人皆南面而坐識者知其必敗矣賊聞大兵至佯迎戰戰輒走欲 臣為監軍以南京兵部郎中譚倫盛唐為赞畫相見禮如平交轅門旣 鎗手大亂相蹂踐爭入水亦有跪而請命者凡殺三千餘人敗兵絡繹 鎗手益橫日夕所須皆強取之民間醯壺醬瓿無免者及兵出之日什 長鎗手亂射之不動海潮旣至諸浦皆盜賊十六人從蘆葦中躍出長 日揚兵于四郊民間寡髮者則斬其首以要賞有里長日給事縣庭亦 入城城門終夜不閉人謂是時賊以十人躡之則一城塗炭矣賊旣勝 į 防使 二十五

長鎗手六千人適至以參將李逢時許國統之以參政許大倫副使周

一爭曹克新與倭戰于高橋斬首二十八級自辰及未酉陽兵先潰諸軍 六十級遂與柘林諸賊合 弩手斬七十餘級右哨酉陽色梅兵復潰我軍遂敗爲賊所乘大渡河 遂敗乙亥克新復以蜀中土漢兵分三咱衝賊左咱天合上兵及筠連 襲其背賊陣動我兵大呼而登斬首九十八級閏十一月癸酉川兵遊 前販在山上相持久之耆民嚴大邦年最少獨從山後潛上沒槍大呼 三十四年冬十月僉事董邦政以嘉定兵擊賊于寶山時官兵列陣山 猶不入海泊舟老鸛嘴明年正月二日移舟寶山我兵追之獲一舟斬

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州狼兵五千永順保靖兩宣慰司上兵六千灰 王客兵太多督標率無長略不能以思威馭之遂暴橫不奉約束川兵 奪舟竟歸蘇州視師侍郎趙文華犒而留之不敢詰也是歲調至田州 千戶李燦成都衛百戶鄭彦昇皆死川兵死者十四諸軍奪氣是時調 以嘉定之民勇與賊戰于吳江之王江凐互有勝敗賊知客兵不足畏 與山東兵鬪參將尚允紹幾爲所殺及出戰人自爲進退酉陽兵旣敗

首一百五十餘級生擒五十七人又明日賊入民家參政任環以民兵 攻之不克乃以火投之盡燒死几五十餘人事聞知賜知縣楊旦白金 出海南至吳淞江把總劉鏜以舟師遮之轉戰至寶山洋破其三舟斬 轉寇諸縣入太湖登洞庭西山大掠而還犯常熟江陰殺雨知縣駕舟 之直素爲倭所信服既不得歸遂率倭入寇陷昌國破乍浦犯杭州入 年入月嘗捕斬海寇陳嶼主及其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而有不急救 夏五月倭二百餘人進泊黄姚舍舟登陸掠婁塘無所得北去合諸賊 肆掠如故 者千餘賊復入吳淞江官軍焚其舟賊登岸據靑浦法昌手與戰不利 南匯攻嘉定據吳淞民甚苦之後爲總督胡宗憲誘而誅之 王直者徽入也故與浙人徐惟學李大用入海通番旣而悔之二十九 đ 周浦冬十一月宜帥兵薄周浦賊遯入海把總劉鏜復破賊斬獲彌死 總督尚書張經被劾就建以兵部侍郎楊宜來代賦聞之自柘林移據 二鉛 I Į Ł 卷之五十六

南至兩浙北至淮揚皆爲騷動二十六日賊聯二百艘泊采淘港掠我 財南揚乍浦 兵郭成邀之于海沉其舟擒斬百三十人初温州捕一人本廣東揭揚 四十四年四月倭寇犯通州呂四傷官兵卻之轉掠至江南三沙副總 東境遂南寇上海華亭退泊吳淞西岸數日出海 三十五年宜亦被劾去以浙江巡撫胡宗憲代之夏四月賊大舉入寇 人李七師爲日本贅壻言賊以去歲得志于黃嚴故大舉而來今年若 張汝濟字澤民先從養父姓司名汝霖號儔野汶上人隆慶戊辰進士 撲之賊亦舉草薦我以箬笠亂撲之彼知我通其衛必遁矣 不可登其船用火攻之則投于水彼習太白符訣賊搖扇我以草薦亂 鹽水漬絮被可以障之樣而登城以灰罐火藥投之水戰而兩船相比 不遭挫衂明年必傾國至矣倭奴燕尾箭張綿布可以收之鳥嘴銃以

津防禦公念由閩海船天津相距萬里有如萬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

歷官右副都御史常巡撫福建時有倭寇兵曹題九抽沿海兵船集天

其主乃奔我求赦我乃命將李如松及諸邊將助之戰平壤城下殺傷 前人無不失措且多詭謀知我所恃者砲石乃疎布伏兵出前後兩腋 執之自是乃數年平靖方倭之圍我崑山犯我楓橋一帶火光與喊聲 岸而去乃今嘉靖庚戌始來犯我浙直連歲大被其害時有徵人王直 塡鯨穴而以將士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值匠作往便疏入獲 故難與敵乃調集狼兵苗兵擁衆而夾擊之乃克而苗狼之來沿道亦 震曬城中子時避居盤城內畫夜恐懼時則任二守環赤心爲民以身 為之鉤引則有胡總督宗憲遣諸生蔣洲陳可願充使以說直來誘而 免閩中將士如獲更生 甚被其害所謂不得已而用昨萬曆己丑乃忽攻高麗朝鮮克其國都 **打贼六合董尹邦正調至相與協守倭便于用二刃仰而上跣足躍而** 相當彼乃引去住近島未肯歸聞彼將關白將圖篡其主已久遣使請 朝貢通市乃命重使答之久未見結成高麗王反國然尚冀我助之守 □日昔海上自劉江之捷而倭寇不敢犯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

なっとし 一にい

之者云其人有莽操温懿之才嗚呼若此人何以自効哉 時則毛伯温總師竟不能平而姑聽其納款若先朝有謀略者馬文昇 王守仁韓雍翁萬達王瓊彭澤輩皆可稱而守仁之功烈尤著卽有毀 光俞大猷劉顯湯克寬皆我之良將時與倭逐者也嘉靖間欲討交趾 我將的若如松父成梁北邊良將也其父子兄弟同心爲國昔有戚繼 着さま十二

	記之丘十七日集	西夏剛見素
		金 魚
温景葵	方廉	戴冲霄
鄭若曾	蔡汝蘭	唐順之二則
俞大猷	鄭以忠二則	王有麟
盧 奇 十三則	韓世能	沈一貫二則
王家屛	佚 名	佚 名
東繼光 ^{四期}	楊守陳	佚 名
		前言
		海防前
		兵部六
	七目錄 火 編	西園開見錄卷之五十七目錄

常為賊船所潛泊向無啃兵不可不增議守也望岡皋為新寧南門之 瑾勾夷剽刦守禦之方不可後也國初設巡司于碙州所以控扼海道 外戶要害地屯兵防禦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門海 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舉西有戰船惠畏四面風 兵部六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七 之策應不可不增修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山海寇每每停泊惟南頭 北捍高州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碙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則 影定矣惟是海賊李茂旣撫復勦羣徒益橫難捕而邇且紛從採珠中 □□□□日瓊州四面環海綿亘三千餘里內防黎外防倭頃黎小訌業 3 海防前 前言 ¥ 見線 なえらり 爿 海防前 嶺南 張 营产品奇甫 掉

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海而桃渚既阻鳥道 縣至今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而圖之貴亟福寧州如舌吐海上 九龍塞溪龍溪之海門晉江之深滬賴窟與化之中心平海皆寇閩之 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之宜防 大岩頭山玉環山霓息南龍山南鹿鳳凰山凡五獨南鹿惠問大坐臨 州之北落也而籌之貴馬凡此皆福建之宜增備者金盤海外之備若 令官井羅浮沙哇南北中三喻羅江古鎮兩喻聯絡策應庶可恃爲福 三面皆險往設烽火寨于三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外險失備矣須 謂何不可不築堡固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者漳浦之島尾南靖之 計也潮之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向時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搗虛之 要衝而防之貴謹連江係福郡門戶即有小珵海壇之兵爲之衛乃本 守禦所以扼海道自設總督于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空此備彼非 西鄉捕魚柴船知消息則採唷宜急使也惠郡有碣衞統五所又有三

47.17 TT.1-1

目國復隔大洋懼援兵之未易達也計惟一報警即調海門關兵船抵

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江之宜增培備者上海之高倉渡沈莊塘周浦 是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高硬潮水 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宜據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 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港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 奚以禦之夫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則舊制宜復也 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中爲里者四爲譽者八十三 五處而八排門卷多腴田韮山正對日本牛欄基逼近石浦則又南北 所城東海山內設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之防凡十有 也宜集雙塔等船以兵衛之長洲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湖吳縣則逼 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岸而搶船之易渡 長涸不一船難擊泊議爲開濬建閘將各兵船浮泊活水遇警出躺斯 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衆賊所必窺以爲巢海大港多而咱船不多 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恆盜賊出沒而沿江咱望僅存空墩南北邏 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于勝墩幷太湖近蠡里等處分

送之五十七

若之何可無扼吭之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宜增備者東省沿海夾倉 備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揚泰襟喉若之何僅以數邏卒爲備 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邏二鎮兵皆單弱而柳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 **塲乃大河通州掘港三路之投而居恆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兵** 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成兵半占于勢豪若之何勿淸查乎呂四餘東等 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增備者通州乃賊 而惟是陸家村至分水閘一帶崗鉤石為梗鑿此成渠誠萬世一大利 置遊兵且以防民之橫决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山東之 **萊之島嶼不設險以朝鮮爲之蔽耳頃鮮且岌岌矣曷不如浙直之廣** 恆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資一臂乎則不可不罷番上也登 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留若地可屯可守况其衆則 數殊儉不可不議添置也膠河自麻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 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衞所烽堠輪次銹錯俱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爲 卒不相聯屬則巡江都御使宜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山

X : 1 : 1 -

宜增備者自劃以達遼近議各路共設戰咱等艦以五百十餘隻計設 大小車輛以千七百計設大將軍虎蹲砲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 或者曰兵船當在船上操豈有取兵下陸地而操水戰之理耶戚繼光 受病之源蓋可知矣 今因禁而致則當開禁以通之近日海寇之多實因人頑禁強所致其 可數計而海賊之擾年甚一年亦不可以數計矣使先嘗通番原無寇 無海寇之擾正德末年始漸有之然亦只一二人可數今往通番者不 楊守陳與沈夷齋論海道書曰歉府在成化弘治問並無通番者亦從 已矣凡此皆薊遼之宜增備者 控華夷關局聯水陸軍爲登萊左轉而未覩奉有成命則疏請不容終 他戰守具且稱是而未覩果無虛額則綜核不容或疎矣瞻綠西之鎮 隨便勁上以關船之力耳海中風濤潮沙非內地江湖搖櫓整次之比 江地方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援鮮鮹道要害議爲特設鎮沒 日海舟比江中不同戰賊之時惟用風力帆檣之功但有舟利帆速者

五 五 五

見鉄

推防的

也舟中既不能操矣而不取于陸而習之幾于棄之也或又曰取之操 于水寨是矣而又何以陸操繼光曰水陸之分可恨正在此遏賊登山 やも之五十十

欲往也促鏡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鏡及流懸燈于途者夜逸而漬也 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卻而顧者欲 又日我舟在洋出咱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 不久困而請和投降者詐也此乃兵法乎 即起老欲擇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于涯者鄉道 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光而呼誤者恐我襲彼也擲攬而 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 又曰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探我 將不舍舟步戰乎哉或者曰然 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僞嚮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

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辰氣色飛鳥預知

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器風至可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

守藩籬者惟有水戰一節耳今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青村南匯等處 皆有福船蒼船沙船以爲咱守分布非不密也但海洋空不守要害則 又曰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多潮小而遲海洋每月初三至初七日十 數日方始入寇爲今之計如大洋福船各港共得幾十隻此船惟利于 賊來不能知賊去不能追總使能追亦已晚矣且賊船來乘風渡海勢 其藩籬則堂奧自固若不加意于外防雖謹自保所損已多今日之愼 潮小而遲 八至二十二日為大汛潮大而速初八至十七二十三至初二爲小汛 深水大洋則為之修其槓具堅其蓬纜預給兩月糧得熟慣之勇將官 雖聯絡飄蕩旣久筋力困怠故必于陳錢山丁興馬跡等山會集調理 風雨來到晚便收器嚴登高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 以小巡船十隻四面咱探遇賊流來則擊之此第一層藩籬也但此計 一二員率領各船直至陳錢馬跡洋山等處擇其避風惠港停泊窺伺 □日重水戰夫善保身者調其營衞則义心腹自寧善保家者慎

★ 卷之五十七

時有福船所不盡點蒼船所不盡禦者則沙船兵擊之不使登岸此第 其小樣沙船惟利于沿涯淺水則亦分與信地延袤往來巡哨遇賊來 班每日一班出咱直出高家嘴外如一班三十隻遇賊來時則以二十 九隻與賊對敵其一隻飛來港通報盡發各船出應此第二層藩籬也 不行也其次樣蒼船各港共得幾百隻此船極利于乘風巡哨分為三 雖善而勞險難行人多阻之咸謂濟島中不可泊船是以計雖善而終

籬也如此賊來雖多恐得登岸者少矣 □□□□日據險要夫浙江與直隸地不同而備禦之法亦宜有異某生

三層藩縣也沙船又不能遏賊有登岸者始以陸兵勦之此第四層藩

與外海不相通塘外有沙塗少者十餘里多者二三十里略無港议可 圖遙度者也浙東自溫台延袤至寧紹一帶皆有海塘田爛海低內河 於浙東之瀕海官于直隸之瀕海其間形勢險阻皆目覩其詳而非按

塗二三十里力已怠倦及至民家擴無所得船泊海難潮退則閣淺遇 以灣泊賊船若至百姓望見皆收其貲貨挈其妻孥豫先走避賊至爛

為力矣此據險要者誠今日之急務也 軍門發兵動之必須初登海岸乘其饑倦勢易爲圖若既登岸後即難 要害之地屯兵一枝各縣各率其人民各守其封城其勢大不能支者 以連根大木或泊舟于窪內使我先據其險其海岸上每三十里內擇 餘港议如柘林七八團青水窪等處皆須設法堵塞或椗椿于港口投 今贼退之時急宜設備如吳淞江劉家等港極大者已有兵船抵禦其 三江等處各得數十兵船以守之即可以無事矣若直隸沿海一帶乘 莫能禦是以蔓延而不可遏也故斯東防禦之法止于定海普陀歷海 塗賊船倏忽直抵海岸蛋民不及知知不及避擄有所得則因根于我 帶內河與外海相通一里之內有港三四皆可以停舟避風塘外無沙 王家屛曰防海者與其制之于岸孰若防之于海我師戰海而勝者常 結為窠穴官兵攻之則彼據其險我失其利及其深入則結夥數千勢 與直隸自乍浦青村南匯以至上海嘉定太倉常熟江陰靖江延袤 風則打碎是浙東之倭患略少者非兵之強備之善職此故耳若浙西

Andrew Acres

海防仙

厲階上下憂虞以有今日然臣之愚竊謂兵不可玩威不可褻方今海 乎其上彼亦惟貨賄是望孰肯為百姓為久遠之計者二者相合釀成 有司急之不置于谿崖篁竹之中則近舟入海因風之所止泊而時出 寇蕩平則彼依山負險者雖懷臭獍之心必且喪氣乘此時而撫之使 之銷兵刃治農器不爾則出兵勵之彼必惕吾之威而懷吾之惠其功 而彼之可以幸免也又仕于土者大抵多遷謫羈旅之人以此之人事 不好生而惡死顧親戚而重離亡然而犯之不顧者以此之無以生之 抄掠為患諸郡此非獨習性然也亦為吏者安集不稱之效也夫人莫 沈一貫日漳泉惠潮之間負山阻海擅沃饒之利其民喜關乍聚乍散 艦勢易凌賊二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載水而飲不能開口待 賢于百萬之師遠矣此韓信收燕之策也其便一也旣撫之後遴溫良 制賊往來之衝夾擊互救三道鼎峙賊不足防矣 鹵四也誠能守馬蹟諸山以控揚守大堵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山以 十七內戰而敗者常十八其故有四士卒入海效死莫逃一也洪艟巨 を考え五十七

厚者治之退刻薄之吏開生息之途節賦斂之用堅樂生之願使民重 者鄉有長間有師黨有正故什伍相維民用輯睦今做此法立之保伍 滿不得數易特增其祿秩以褒之使民安其土官習其俗其便三也古 糾其習業稽其戶口則雖欲爲亂而不能矣其便四也君子欲立功名 廣諸臣所在提戈之處詰戎兵時簡練以備不虞雖境安烽怠考足資 親戚而畏死亡其便二也又事至則懼事平則玩人之情也今能勃閩 之使歸而教之使叛是後無降者矣元至正中張瑄朱靖寇海上後降 之又羅織其罪而殺之則他負國者曰朝廷之不可信如此此所謂禁 安而無事莫若聽將吏以便宜治之不效然後治其罪毋從中而沮其 誰肯以身博死者昔襲逐治渤海亦曰願陛下少寬文法今欲閩廣久 以自效于上甚于上之求下顧爲之未見其成撓以衆議惑以浮言則 又曰齊桓不倍曹沫之盟晉文不趨伐原之利非獨示信亦以勸來也 今閩廣寇殺其黨已降非獨冀生亦以一人嘗我也如使懸賞格以來 Į, 卷之五十七 寒吃的

先時之舊典參以當今之善制舉兩廣仍轄梧州開府析潮惠仍轄贛 以死力赴之而卒不可禁欲嚴卒伍以限居民之出入則小民相容爲 乎陵夷召亂其本坐此今若禁海市以絕奸商之覬覰則利孔所在民 者賄官選曹率以萬金一郡千金一邑取官若此安得不苛求以自潤 厚利遂合兇頑相搆爲盜若乃仕其土者又率弋取長物虛往實歸往 之地外通諸番內接中國犀玉金具煜臀耳目而居民互市往來以射 事則鈞連而出潮惠二郡去贛邇甚舊以相屬不爲無意閱廣本百粵 逆焰今長鯨就殪即宜滅此朝食以絕禍本第聞廣之地並海千里首 緩彼海寇萍鳧而來則亦指爲內應故離之輒持角我師合之乃益張 韓世能日閩廣變之所由起者無籍之民嘯聚山谷連衡海寇互爲聲 奸利吏不得問也問之則七首副其胸矣以臣計之其蠲租庸以輯流 州開府而福建自爲一開府職掌嚴明體統有定無事則控制境內有 尾衝决不可相救今廟堂石畫軍旅不可久聚職守不可不明無亦講 而官之卒賴其用安知今日無此等輩乎

盧奇曰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諸番中路 彼嚮導簡練吾卒使生聞心彼敢加一矢乎是故善爲之謀以制其鋒 弗順者獨倭耳毒螫浙直幾二十年卒以一大創去苟能輯柔吾民絕 頑又爲之本矣 饑饉必至流離之子豈任農作謂宜移粟轉餉以活元元復之數年無 民乎通市舶以睦諸夷乎練兵實以威羣醜乎而又責成于賢有司不 西夏风见地 秦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于東路亦莫便于東路其次則南頭 京莞等澳水贼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湖與福建連壤海舶通番之所 海夷之兵未可輕視也斯三者其事總之督撫而分之守令則表廉黜 人抑豪右使登壟者無所肆其奸則海內諸夷可繫而羈矣諸夷之強 有二焉法令奪于豪右而官方邪也如其戰吏貪使監権者無所利其 所徵取而後邑里可實也市舶之利國家行之二百年而嚴于今日者 必經其受海患均也舊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掣回泊水 可後也臣聞廣東之食僅能卒歲一有不虞輒仰食廣西今大軍之後

地致使照州無兵防守是撤其南面之藩籍也似當修復又如望岡澳 又曰國初設巡司于碙州所以控扼海道北捍高州也正統間移入內 米餽之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賊飄大洋洋水鹹不可食 隨宜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間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惟 **弟兵昔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 是無水寨也官兵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為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 故舊例戰船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柘林爲尤甚蓋 **汲策之要也防海者則又不可不知** 沿海港口賊船皆可衝入斷賊入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交通餽之酒 牛曬酒以養其氣思咸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雖然亦未也 柘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達寇若乘虛而入柘林危矣無柘林 等處又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鍰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似當因之 食則泄不可盥盥則皮肉漬沿海之山多清泉水淡可以烹食斷賊樣 互爲聲援庶保無虞耳嘗聞南洋海鄉夫在東路屢勝眞倭鳥贈船子

** 卷之五十七

爲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屯兵防守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 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採捕之船則計其應帶米水 番各官司于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違者煅之照例問擬 後倭夷可靖所以稽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詧之說有二其 海洋之有接濟稻北陲之有奸細耳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 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 又曰倭寇瘫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 可以翼寨門海之策應宜屬廣海衞募兵二百名駕大船四隻武臣部 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挾帶番貨乎有之即照 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船雖小亦分載出 領自四月風汛防至九月掣備矣 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嚴行禁法如某寨責 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 一日稽其船式蓋國朝有片板不許下海之禁禁固嚴矣然濱海之民 风 儿 统

卷之五十七

又曰惠邵南海之濱洪武中倭寇侵犯奏立碣石衛于海豐統五所又 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成某官某地賣成某咱某咱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東以某甲如此而謂

軍以守城然空此備彼豈計之兩得哉 如沿海險要地立三守禦所以扼海道成化間設總督于梧州調各所

又曰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而危敢捕之 謀能不賴于須乎愚放入番罪犯多係廣福斯之人通番流刦南風汛

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于廣之高潮造船浙之寧紹置貨糾黨 旋復合粽有難卒滅此夷船與艸撒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 **欲調兵捕勦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窮追緩則** 由浙而下達于福寧蔓延于與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嚮導之若 則勾引夷船由廣東向上達于漳泉蔓延于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

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 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于福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

之兵會上則咱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咱至流 嚴令各官于連界處會咱如在福建者下則咱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 藉其地倭船番艘常泊焉廣兵捕之則逃于福洋福兵捕之則逃于廣 又曰南澳山在饒平巨海中周二百餘里因民梗化而遷除之至今不 遇有倭警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思豈有不戢寧 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咱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

墩以瞭望之 洋誠爲極要害者又若潮州之柘林灣內有漳潮海寇外有暹羅諸番 三咱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爲二咱是在烽火官井 倭常泊舟于灣為地方患洪武中始建大城千戶所于腹裏而外築烟 又曰烽火門水寨設于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

當會咱者有五也小埕水寨設于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菱焦

山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咱是在小埕塞當會咱者有三也南日水寨

シャントー

_

海防魚

鎮及洪淺等二十四巡司弓兵安邊等人捕盜民壯共爲之守焉尤慮 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也咱道聯絡會捕合併防禦之法無逾 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也由北而咱南則烽火遊小埕南日浯 其大約當會哨者亦有二也 銅山水寨設于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 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會哨者有二也 近添設于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咱者有四也语嶼水寨設于同安 設于莆田縣地方以所轄冲心莆福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咱則 內又為寒者五為墩連者數百謂之游兵以哨守于外且有黃崎等二 此國初沿海設兵大牙相制為衛者四為所者十謂之正兵以備禦于 又曰由南而咱北則銅山會之活嶼语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

揮一員備禦于中而各寨有把總指揮各澳有咱守指揮千百戶安邊

地廣官疎難于責成隨地設官大小相維有副使一員巡視于上都指

館有通判而巡捕巡檢等官又爲之分理焉平居則信地以守警報則

合力以攻一號召而兵船數百立齊一勳總而兵夫數千響應此八閩

若先分兵守之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抛于外浯嶼此乃 悟嶼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悟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 又曰三四月東南風汎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于海其南惠雲蓋寺走 邊海之防也 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鐘等哨之兵

之仍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治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沙此 之則又不敢泊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越于福興計所經之地在南日 又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奠金門等咱守之兵若先會兵守 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則有官井流 江等處皆賊船之所必泊者若先會兵守之則亦不敢泊矣來不得停

又日閩地二面當海者與泉是也四面當海者福漳是也寇閨要衝晉 疲而齊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 卷之五十七

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遁者况乘其

樂初用福州中衞左衞福寧衞軍守之正統問焦宏昌議風濤難泊從 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 居東面其右爲福與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舶入寇 于省城盡之矣而福寧又在東南突出海中如吐舌然其左爲歐括海 龍寨溪皆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地勢自西北而東南至 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塘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也難山滸山羊山馬 警即出把截賊豈能直搗乎且海寧沙淺無可泊故在設備外戶而堂 為寧紹西為嘉與而杭獨處于西底乃腹內地未為海也海上戰艦開 至定海登眺而默識之其外為寧波洋與蘇州相對僅數百里浙之東 又曰國初浙江沿海設把總四皆有大戰艦而惟海寧不設何也予當 今松山之下似復舊而後行 蹟兩頭洞漁山三始霍山徐公黃澤大小江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 奥自安矣竊攷浙江諸山其界有三黄牛山馬墓長途折子金塘大榭 江之深扈顏窟與化之冲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

會哨遠探窮搜復于沈家門列兵船一枝馬墓港列兵船一枝並以指 出奇兵伏別網船四參六總分哨守谷洋港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其南 料停造久矣其五百料之數亦以不便海戰故造福清等船復調發廣 戰船有七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二百料尖船之殊向因賊舟不大七百 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各 錢分咱于馬蹟羊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爲第二重總兵 海洋而參將又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于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 為犄角賊若流突上界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于七里嶼觀 三姑而與浙直兵船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溫台兵船 揮領之舟山把總兼督水戰賊若流突中界則二枝兵船北截過長途 山馬寶難詩獨山等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爲浙寇分餘之處則交相 咱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鳥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止其北咱也至羊 東橫江鳥尾船雇稅沙倉民船又有小哨草撒船軍駕八漿船裝火器 ō 山港兵船為之策應是故今日之海防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咱于陳 見 海然 前

卷之五十七

遇正北風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于兩廣然地方寫遠瞭望難及 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必由下入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 又日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攸關如兵車 須總兵官接遊兵把總領哨千戶百戶算船往來會哨聯絡其在浙江 流突于蘇松如遇正東風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于常鎭如 **攷海中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于閣淺賊舟大** 彼己畫地有限責任相聯廟謨之所以爲善而海防之所以爲固也予 相倚之勢故勅浙江巡撫總制直福分咱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自分 力用命以遏海寇于方來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鐵去賊風汎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參經數 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于追去賊縱來賊之罰嚴于 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而要去賊者不過文 安危叵測兼之潮沙有厭逆咱報有難易奸胻往往藉以規避吾何從

į

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敖急

洋衝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入陳錢而始少憩然孤慇海外 豈惟逐倭舶于一時殆將靖禍患于無窮者矣 野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烏門之類而後得覘我兵之虛實以爲進 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獲皆浙東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自五島開 計也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上設二所兵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 倭寇頁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爲可巢者往年被其登據 **基者八十三而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衆不待取給于外乃** 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也中爲里者四爲 又曰信國公場和經略海上區畫周密獨于舟山似有未妥者洪武間 卒難驅除可以鑒矣我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衛于上屯兵戍守誠至 兵船咱至羊山而與浙江之馬墓兵船會北則營前沙林兵船咱至茶 兵船咱至蘇州洋之羊山而與竹箔兵船會其在蘇州也南則竹箔沙 山而與江北之兵船會絡繹如長蛇羣力會集南北夾擊彼此不容此

色之五十七

海防前

也南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會北則馬墓

者是連坐之不嚴而賞格之未重也必于五六月南風盛發之候海防 又曰浙洋沿海舊設四總後增爲四參六總矣四參者杭嘉湖一寧紹 官多置耳目于沿海出船之地着實體採重懸賞格但獲通倭接濟之 時則宜嚴要在使人難犯也 甲知而不舉連坐夫用法有經權用于無事之時則宜寬用于有事之 船盡船貨賞其所獲之人官府一無所問其接濟者俱照近例重處家 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寨之內而其咱守常在舊寨之外其言當復 又定海之外藩也必修復舊制而後可 秦然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船無處不可登泊乘昏霧假風濤之順襲 可以朝具而夕發也聚貨裹糧動經旬月同井之人非不知也所不舉 鄭以忠曰杜接濟在乎嚴保甲重賞格而責之海防官夫接濟之船非 與不必復者皆勦襲紙上之談而未親歷海上者也 王有麟日論閩事者往往以復江夏候舊泰為說又有言其不當復者 至舟山海大而咱船不多豈能禦之予以爲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

17

嘴頭補內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練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嚴龕赭咱 避風安嶼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當洋下椗椗不能堅每被急流飄去 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要非安計然則宜如何日錢塘江鳥 俞大猷曰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沙硬大船誤閣則破壞且無 計也信國公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其見左矣都 西 乾登刦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 御史唐順之議復之即今屯兵戍守豈非守江必淮之微意哉 取給于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國初置昌國衞于其上屯兵戍守誠至 也為里者四為舉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 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 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 探遠諜馬庶教倉猝或曰賊舟何能此曰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閣 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咱于陳錢分咱于馬蹟羊山普陀為 台金嚴一温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 酒 闰 儿 幼 という「日十七 海防的

兵官須整備船艦畫夜緊守三門勤會咱以防春汛門戶旣固堂奧自 唐順之日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 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泊何嶼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急收安嶼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泊安嶼以防夜半發風至 里新洲夾至圖山南岸江面約開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三處領水 又曰賊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廖角觜營前沙南北相對海面約問 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 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 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于海也易要非通論海本遼闊舟 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開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開七八 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盡非也 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咱船皆白此分而南北總會于洋山若會咱嚴緊 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極大操舟者見此風候須 百四五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圖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

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圌山此皆舟師可居利于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 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 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墻分布信地視吳凇所乃水 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遊兵把總駐箚營前沙會哨于江 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 也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 海之交鎮守于楊舍所以備水戰者亦旣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议 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咱于洋山常鎮參將統水陸兵據江 東爲崇明縣七丫而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 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丫港又 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咱毋使入港 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所謂下策與無策矣巡 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匯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 每多砂磺贼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 克

■ 卷之五十七

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棄舟 蔡汝蘭曰台州遠處海濱誠四塞之國南有桃器金竹北有桑洲桐嚴 北可以護淞江而西可以援乍浦矣 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衞西連乍浦東接 登陸皆可猝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實一時難禦之變也 西有關山衛墅覺嶂層岡重關鳥道眞可樂之險而且南去盤石楚門 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起遷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 鄭若曾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 重鎮而且西控温處金衢北衞寧紹權非遙制而威可近飭也 之勢誠可畏也今宜于台州專立督的方面積聚糧的訓練兵士以爲 耳曩者戚參將駐兵桃渚而倭奴屯聚桑洲運輪糧銀經月不呈孤危 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于數百里之外救援接濟所難猝至者惟此 柘林頻年皆賊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遊徼則 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

矣 戴冲霄日議者皆謂玉環等山可與屯田之利以給幕租愚謂此等山 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贼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 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 兵費反多其一是大家爭個秋糧難徵且無益于小民以愚計之須丈 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拾萬石大爲海 之策也趙侍郎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幕租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 知惜哉亦念荒山起稅爲利不多即以萬頃計之不過千石若寇據此 古時有民居耕作信國公皆遷之內地不許其得業豈誠棄地利而不 量為屯田召民耕種輪賦軍門耕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 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其一是倭人藉以爲糧結巢于此 求查復信國公之制而已矣 留二所瞭守而亦不許民屯種其為慮至深遠今日備倭之策不必遠 以為巢穴則攻逐之費不知幾倍是賣盜糧爲小而失大也故舟山止 卷之五十七 海防菌 ት ፲

千暫借民居劄營隨路有警相機策應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略也若 地方南匯吳淞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 海嘉與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于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 各洪港舊制係南匯官軍把守今查修復海塘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鎮 方廉日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班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每歲二 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 所造船各有定額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正統問因海患寧 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崇缺等處南匯以北有四 月上班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匯以北 于原議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 證或以船爲虛費題准以江船易馬而咱船之制遂廢矣今議設船隻 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 船一隻再于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府庫軍前銀內相兼輳 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販合令每馬二疋造

洋山為本府所屬為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地里適均 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 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令清軍 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專職則 鷹船各船撥上海華亭召募水兵分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 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府先後打造雙搭船 城也今吳淞江口即為黃浦口子既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 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有愈于守 以防孫入矣至于上海之高倉渡沈莊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 避之患矣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略也夫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 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地設備之大略也然倭船 同知一員住劄上海專管該鄉兵水兵自問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 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自豐涇以至閔行皆其信地耳設巡捕

Ц

見

綘

海防菌

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贼突至而敢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自無規

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 海賊齊力奮擊賊船腙散而少我船腙合而衆盛衰之氣勢旣分則勝 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座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 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窰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 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又查得沿海民壯原有採捕魚蝦小 温景葵曰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港白茆 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壯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江海洋設備之 府報名給與照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勦此則 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論沿海有船之家赴 為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為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 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住信地更番出至洋山往來遊擊晝夜不絕外則 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蒼山船各數十隻沙耆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 也故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 卷之五十七

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幷制 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鯮泊于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 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鯮泊于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 最以腹裏惟勝墩為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 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爲 焉者况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 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團結 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矣至于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 白茆口七丫港黃窰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如賊自 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 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似為有備但賊船之來聯腙接艦乘風駕潮 為應援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矣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 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以

H

Ą

黄

A. A.

į

海防菌

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

其任遊逸無如之何大掠而去自是益生歌艷而揚州爲賊所必窺之

地矣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蓼角嘴大河口以及呂四盧家等場沿 海洲贛榆泰州西北則為高郵寶應寶應之北則為淮安淮安轉西則 北則蛤蜊麻線等港而至大海口矣劉莊東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爲 港又東北則爲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城廟灣劉莊姚家蕩再西 于楊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臯泰州稍折而北則爲揚州矣過揚州 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也若安 陸路南通廟灣與劉莊姚家蕩俱爲大鎭賊若據此我兵屯于蕩潮岸 此最為便道其二則蛤蜊麻線等港沿北大海口為一道大海口有水 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者也 而西稍北則天長發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爲徐步營又北則爲掘 也崛港新插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入而 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略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爲 Ğ 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者 道新港即所謂三江口蓋由南江狼山越儀眞瓜州而入登岸則卞 Æ 块

卷之五十七

者也故亦名范公堤東南起呂四塲西北抵姚家塲綿亘幾三四百里 安東以據劉莊廟灣我軍苟能彼此夾攻逼之使至湯潮岸以西北騎 呂四塲及新插港崛港以進或不能襲取揚州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 高囤平衍可以騎兵為之長驅今東關瓜州俱已建堡賊若于蓼角嘴 北騎兵三千為之先衝可見也他有湯潮岸者又范公所築以捍海溢 兵倭寇未易以櫻其鋒也既得平地則騎兵可施三十八年之捷以西 榆西等處最為要地而當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扼賊鋒者有以也按 崛港以進使于榆東榆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榆東 港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歆慕惟在揚州 江北之地細港委蕩固亦有之而平原浩壤則視吳淞爲多夫西北騎 以掣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寇揚州若于蓼角嘴呂四場或新插港 角嘴呂四塲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插港掘 便問其道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榆東榆西等處率民 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二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蓼 一執居民

所同若獲利之多則未有如淮揚者而賊所必不能舍者在是矣况其 不為賊用而為我用亦一見也夫寇與以來燒刦屠戮之慘吳浙淮揚 荡也今皆已建城堡設戍守非若往日之無備矣其要害之尤者曰新 海內不為要害其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揚樹港裏河鎮也榆東 惟利賊之至此者有以也新插港東臨北海素有鹽徒數百艘聚泊崇 兵衝其鋒而以火器繼之各路兵隨後擊之賊可一戰成擒矣故我軍 人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一為陸路遊擊住劄海安鎮蓋海安 河出入最便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插港且有鹽徒聚艘于 明北海之寇欲封鹽協徒而不果當事者欲置官于此以提督鹽徒使 此者也日廟灣以其爲巨鎭而可通大海口也故當事者欲以把總三 偷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崛港新插港也廟灣劉莊金沙場姚家 地運道陵寢在焉所係尤重乎夫江北之地除安豐等三十六摥俱在 在如臯泰州之間東可以控扼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衞揚 卷之五十七 海防菌